



淮阳泥泥狗



浚县已故“泥咕咕”国家级传人王兰田作品 倪宝诚在挑选“陈州布老虎”



会翻跟斗的木制玩具猴子

从小摊上淘来的牛头罐



倪宝诚的藏品

## B “民俗往来” 背着案板前来造访的日本收藏家

倪宝诚原来是搞绘画的,最初只是抱着从民俗工艺品中猎取东方元素、改变绘画风格的心理来学习民俗的,但当他一旦深入这座宝藏,便彻底被民间美术的魅力征服了,干脆不再画画了,义无反顾地转向了民俗方向,并伴随自己一生。

倪宝诚与我省著名画家陈天然等是同时代美术工作者。40年前就与倪宝诚相识的马国强说,如果他坚持在绘画方面发展,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卓然大家。1985年,倪宝诚组建河南省民间美术学会,从此放下画笔,扎入民间美术这口深井,这一举动使他日后成为中原民间美术和民间文化研究的开拓者。

倪宝诚走上工作岗

位后,搞起了田野调查,多数时间都在农村。他遍访中原艺人,与艺人交朋友,搜寻即将从人们身边悄悄逝去的民间美术精品,并写下了大量研究文章,向外推介中原民俗文化,在《人民日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、台湾媒体等发表了大量文章。他的研究引起国内外民俗学家的注意。倪宝诚说,他至少接待过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,有的是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,有的是专家学者,也有慕名而来的民间文化爱好者。长年的走村串乡,深入民间,倪宝诚与许多老艺人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,家里成了他们的驻、郑联络处,大锅面条不断。他尽力为很多为基本生存而奔波的民间艺

人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。

“1984年,我迎来了一位来自日本的民俗学者、收藏家上岛亮,我陪他到浚县、淮阳、开封搜集民间泥玩具和木版年画。他在刊物上看到我写的文章,认为只有找到‘倪宝诚’才能接触中原民俗,就通过他的学生打听到我家里。”

“他一进门吓我一跳,只见他用绳子背着一个大案板,手里还握着一把菜刀。中国人哪有这样的?原来在日本有这样的民俗,意思是要留在我家吃住下来,像在自家一样。就等于咱们这儿走亲戚买两块里脊肉,肥油要多。老百姓以‘食为天’,日本也不例外。上岛亮临走还带了油条,说回去也让老婆尝尝这种中国美

食。”“案板到现在还用着呢,很好使。”倪宝诚说。

倪宝诚上世纪80年代末接待法国朋友多次,他们一到中国,就迷上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、淮阳泥泥狗,以及灵宝、陕县一带的民间刺绣布老虎、面花等,连连赞叹“太棒了”!

看皮影时,有法国情侣当众拥抱亲吻,这让当地老百姓感觉很不舒服。考察团团长苦笑说,“这是我们国家的民俗,但在这里,不尊重你们国家的民俗了。十分抱歉!”

法国朋友认为,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、淮阳泥泥狗不仅在中国,而且在上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们建议要把这些艺人和作坊保护起来,不要失掉它们的风格。

### 倪宝诚语录

- 泥泥狗后继乏人,我很忧心。
- 民俗收藏与文物鉴赏是一样的,也要独具慧眼。
- 改革开放一开始,就宣告了农耕时代结束,民俗手工艺品也随之慢慢消失,民俗就成了文物了,之后就会成为“古代民俗”。
- 现在收藏还来得及,赶快去!哪儿落后到哪儿去,目前还可以收集大量民俗工艺。
- 中国梦的核心是维护最优良的文化、道德、人伦,诚信、爱国、爱家、人与人之间的大爱,是东方文化的精髓,没有现代文化、现代理念的国家,不可能是先进民族的国家。
- 变是永远的。既要传承,又不要保守,但不要固执不变。
- 我研究民俗,是全面、立体地研究。要建立开放式的博物馆,而不只是把它们当文物、古董,让孩子们懂得历史,让他们知道哪些需要改进、创新。

## C 民俗是根 “老祖辈传下来的东西,是个圣物”

“民俗是根的文化。为什么几千年过去了,我国依然是文明古国,靠的是什么?靠的就是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信念。”倪宝诚讲,文革时过春节不让贴门神。倪宝诚当时到山里检查工作,发现老百姓晚上偷偷贴。大队领导也装作没看见。老百姓

私下说,不让我贴门神,不让我敬天、敬地、敬神、敬父母,是办不到的。

“没有信仰和历史的民族就等于没有根的一棵树,没有家的一人。没有这棵树,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飘零、失落、沦丧。有了这个根,这个大树就会‘养活’我

们子子孙孙。山民们的做法不是背叛,恰恰是忠诚,这是我几十年来

的经验。”淮阳泥塑艺术家李修身先生曾对倪宝诚说过一句话,“老祖辈传下来的泥泥狗,是个圣物。”倪宝诚也的确把它们当作圣物去崇拜,去

研究。在他眼中,它们来自民间,源于生活,根植于民俗记忆,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。树高千丈离不开根,倪宝诚骨子里有着对“根”的依恋和情怀。每当他发

## D 倪老的心愿 建立民俗博物馆,助力郑州申报创意之都

倪先生虽然80高龄,但为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,他每天都没闲着,讲课、筹备展览、研讨会,样样都不计报酬地义务去做。他说,事业是自己抵抗疾病的潜力,它可以激活生命力,创造生命的奇迹。

“我自认为最大的收获是,把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前的各类原生态民间艺术作品,分门别类,逐年悉数收集到手,又倍加呵护,完整地保存至今。眼下,中国本土文化受外来时尚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,民俗观念迅速转化,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绝迹。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,它们的价值在于为民俗文化的继承发展留下了学习、借鉴的样品。”

说起来,这一屋子的藏品是倪老的最爱,

倪老的骄傲,也是他的心事所在。倪老谈道:“目前有个愿望,就是想把自已大半生的藏品找一个好的去处,尽快完成这个心愿。”

“几年前,我省的两个高校、北京外国语学院先后都表示过,要收藏这些宝贝,我听了很高兴,能让学生了解我们中原的民俗文化,了解我们民族的根文化,太有意义了。”

“谁知一拖再拖,都是在申报经费,要耐心等待。一等再等,好多年过去了。”谈起这些开头热后来冷的事,倪老有些不快。

访谈中,市群艺馆非遗办主任赵利涛介绍,现在郑州市正准备申办创意城市网络之都。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是一张覆盖全球的网络,一旦申都成功等于

加入了国际高端俱乐部,入选城市可以分享全球文化创意经验。通过搭建这座桥梁,可以使郑州走出去学习到国际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进经验,也使更多人看到一个与创意、文化有关的郑州。目前我国杭州已申报成功,成为手工业和民间艺术之都。赵利涛主任透露,目前郑州市根据自身条件,正在准备申报手工业和民间艺术之都。而创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,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博物馆。如果能拥有倪老的民俗藏品,则为郑州申都添上耀眼绚丽的一笔。

倪老谈道,他曾受邀参加了郑州申都这个会议,对郑州这个创意非常肯定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为中原民俗文化多做点事情。

采访中,记者得知新乡一个企业家有意收购倪老的所有藏品,现正在建一个3000平方米的展览馆。如果事实成真,将对郑州市申都是一个损失。倪老则表示,“虽然新乡方面在与我谈,但郑州申都毕竟是政府的大事,如果郑州需要,必定优先考虑郑州。官方毕竟与民办不同,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,它们是民俗文化中的精华,是我们中原的根文化。”

“藏品到展厅不是一摆了之,还有许多文案工作要做。我不知能活多久,也许几年,也许三两年,我想抓紧办这个事。现在身体能是这个样子,也是自己想做的事在支撑着。”倪老的目光透着忧虑,布满沧桑的脸上写满了知识分子的“忧患与担当”。